

老柳對

袁家驊譯



4
38

上海新書局印

老 柳 樹

北新書局印行
1935

五
31
47



老柳樹	1
寄生樹	57
丁香花叢	75
山毛櫸與橡樹	109
秋牡丹	111
樹林和野草	129
林中	143
表姊妹	159



(一)

柳樹有許多種類，他們各不相同，你怕會難於相信他們是親屬呢。

有幾棵是這樣渺小而可憐，匍匐在地上。他們生在繁盛的草地上，或者高高地長在山上，或者長在寒冷的北國。冬天呢，他們都躲在雪底下；夏天呢，他們方纔伸出他們的尖端到野草的頂上來。

人們不敢嶄露頭角，因為他們的境遇很不好。爲着窮苦而害羞本來是愚蠢的事；這些小小的矮柳樹們是一點兒也不覺得害羞的。但是他們知道，他們生長在裏面的泥土是這

樣貧瘠，所以他們永不能長到適當的樹木的高度。假使他們要抽起芽來像他們莊嚴的白楊表兄們一樣抬起他們的頭來，他們馬上會知道這個區別的。

白楊們是他們的表兄弟。他們是一切柳樹中最莊嚴的，他們也知道，因為無論誰用了半隻眼睛都能把他們看出來的。你只要注意他們兀自矗立着的樣子就可以明瞭了。

山毛櫸、橡樹、赤楊以及其餘各種名稱不一的樹，在這邊觸出了一株文雅的樹枝，而在那邊也觸出了一株。

“我可以求你惠然的給我一點兒陽光麼？”空中的樹枝說。

“我能供給你一點兒樹蔭麼？”靠近地面的樹枝說。

但是白楊們唱着不同的調子。他們唱道：

“每根樹枝都要高高地伸直！靠近着樹身！下面是沒有什麼好看的！往上看着！昂起頭

來!……前進!”

全體的樹枝都傲然直參天際,全樹都抽起芽來了,筆直而且驕傲得像一根槍柄。

這是很吃力的。但這是美麗的。並且這是有酬報的。因為沒有人見過比那些白楊更體面的樹。像錫做的兵士一般硬,又像塔頂一般高。

這些白楊們沿路站在兩旁,排成了長列,當你在他們中間散步的時候,你會覺得肅然起敬;而且當你發現這條蔭道是一直通到一座優雅的鄉間別墅裏去的時候,你是一點也不至于吃驚的。

這些矮柳樹和白楊樹是屬於同一科的。前者是最普通的一種,後者是最體面的一種。在二者之間還有許多種別的柳樹。有幾種他們的葉子在夏天的暖風裏是顫抖得這樣哀切,所以詩人們都寫詩來歌詠他們。有幾種的樹枝這樣憂鬱地向地上低垂下來,所以人們

把他們種在他們的墳墓上，有幾種的樹枝是這樣的柔韌而易屈，所以人們用他們來編籃子。有幾種你可以把他們來雕成一管很好的笛，假如你懂得怎樣雕法的時候。此外還有許多沒有什麼十分特出的地方可以敘述的。

(二)

在這件故事裏的柳樹恰巧是中常的一種。但他有一個命運；這就是他所以會在這裏占些篇幅的緣故。

他的命運是這樣起始的，一棵傲然站在通到邸第去的蔭道上的白楊被可怕的暴風吹倒了。他折斷了他的根；殘餘的樹幹便被掘了出來，因此在一長排的樹木中間留下一個很難看的缺口，所以陽春剛來時，守園人就拿了一根插木插在從前那棵白楊站過的地方，將周圍的土地踏得緊緊的向他點點頭：

他說，趕緊抽起芽來，我知道這是你的特

性；你只要看看路上，就可以找到許多好榜樣，你跟着長大起來吧。

這個人以為他所種的是一棵白楊。但這只是一根很尋常的柳枝，是被他拿錯了的；過後這插木長大了，這纔發現出來。

守園人說：“什麼怪物！我們非重新拔他出來不可。”

主人說：“讓他去罷，他已經在那裏了。”因為那天他的心緒恰巧是這樣的。

沿路的白楊們問道：“我們難道就罷休了不成？”

他們切切私議了許多時候；後來因為沒有一個人知道怎樣纔能除掉他，他們就一致容納他了。總之，他是屬於這一科的，雖則不是這一科裏的體面的。

站得離他最近的一棵白楊說：“但是讓我來看你奮發一下看，你要盡力長得又直又高。我替你說，你找到了這樣好的同伴實在太

僭越了。你生在村落的池塘旁邊比生在邸第的蔭道裏也許要好些。不過現在是事已成事的了，我們只得盡力把這件醜事隱藏起來。其餘的我們還要稍爲長得格外直些和瘦些；我們希望貴人們馳驅而過時，一點也不會留心到你。

這柳樹說：“我將盡力做去。”

在附近田間的一座小山上面，站着一棵橡樹。在這小山上還長着一叢嬌艷的野玫瑰。他們倆都聽見了蔭道上的樹所說的話，橡樹就奚落他們起來了。

他說：“你們竟想站在那路上麼？我想你們還要像那般笨男女一樣地上上下下跑着呢。把你們播種在那裏，是你們母親的不好和糊塗。樹木們應該密接的長在樹林中，只有我是可以獨立的，因爲我是非常地美麗而且莊嚴。”

這柳樹說：“我的母親並沒有播種我。”

橡樹說“喔，願上帝救我們啊！那末你的

母親沒有播種你，是不是？或者別位也不曾被播種罷？難道你們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？

柳樹說：“假使你頭上生了眼睛，你就會看見是守園人放我在這裏的。我是一株插木呢。”

沿路的白楊們都互相切切私語道：“我們是插木……插木……插木……”

這是一條真的蔭道，也是一件真的奇事。

站在柳樹最近的一棵白楊說：“你處理得很好，只要照你方纔做的繼續下去，我們便饒恕你不和我們其餘的一樣體面。”

柳樹回答說：“我將盡力做去。”

橡樹沒說什麼。他不知道插木是什麼，也不肯瞎說以自陷於謬誤。但是後來在晚上，他和野玫瑰樹叢低低地說：

“他所說的插木是一種什麼廢物喇？”

玫瑰樹叢說：“這決不是廢物，柳樹所說的是很對的。我自己和你一樣是從一粒種子

生出來的，我也沒有看見守園人種植他，因為那天我正在忙着我的新芽。但是在這邸第的花園裏我有幾位體面的表兄弟。他們是從插木生出來的。他們的氣味是這樣芬芳，他們的色彩是這樣鮮艷；而且他們的花兒是這樣豐滿，使人簡直不能相信。但是他們沒有種子。”

“還有麼？”橡樹說。

“是的，我也寧可做我的野玫瑰。”玫瑰樹叢說。

(三)

留不住的歲月，終於過去了。春夏秋冬，風雨晦明，相遞而來。時候到了，鳥兒從鄉間飛去又飛回，花兒開了又枯萎，樹木生了新葉又零落了。

這柳樹的插木生長得很快，照着這一科的本性。他現在是一棵很像樣的樹了，有碩大的樹幹，樹頂上生了許多桤枝。

但這是無可否認的；他並不是一棵白楊。他的蔭道上的同伴們很不喜歡他。

最近的白楊問道：“你難道不能再長高一點麼？你本來萬不該長在這裏的，但是，你既已偶然地加到這蔭道裏來，我還是請你把自己稍爲伸高一點罷。”

柳樹回答說：“我將盡力做去。”

白楊說：“我恐怕你的盡力還不很濟事呢。你還沒有約束你的樹枝的把握。他們鬆鬆的垂在四邊，彷彿你是一棵普通的山毛櫸或是赤楊，或是橡樹或是無論什麼尋常的樹。”

橡樹說：“你叫我尋常的樹嗎？你這妄言者！”

白楊毫不理會橡樹說些什麼，仍舊繼續着勸誡柳樹。

他說：“你該以園主人的夫人爲先例。她最初不過是一個廚下婢女。她老是擦擦鍋子，生生火，當牛奶沸滾的時候便調調牛奶。從前

我常常看見她走下蔭道來，赤着臂膀，擱着頭，手裏挽着提桶，把她的裙子束起着。”

沿着蔭道的白楊們切切私語道：“我們也看見的……我們也看見的……我們也看見的……”

白楊說：“後來主人愛上了她，娶了她做妻子。現在她穿絲着絹，拖着燕尾服，頭上帶着駝毛，腳上穿着金的拖鞋，手上帶着巴黎來的長手套。她現在是君臨一切了；昨天她還坐在她的體面的駟車裏在這裏馳驅而過呢。”

沿着蔭道的白楊切切私語道：“我們看見她的……我們看見她的……我們看見她的。”

白楊說：“她到蔭道裏來過，你們看見沒有？她學着把身子挺直，還學着低聲談話；現在她會低聲談話，也會挺着身子了。我想你學學她的樣，是很可以得益的。總而言之，你縱然不是一棵真的白楊，你却是屬於這一科的，所以

你學起來該比她還容易些。”

柳樹說：“我將盡力做去。”

但是一點效果也沒有。他的樹枝繼續向四邊橫生出去，全樹的高還抵不到最矮的白楊們的一半。若說其餘，他倒顯出十分雅緻而且舒服的樣子，但在現時的環境裏還是算不了什麼的。

於是白楊樹們漸漸地愈變愈覺厭煩了。

他們兀自站得直挺挺的，得意洋洋地搖擺着，在他們的樹幹所能投射到的地方以外沒有一點蔭影，但在柳樹下確有一大片濃蔭。

最近的白楊說：“他是在把整個的蔭道破壞了。”

白楊們私語道：“整個蔭道……整個蔭道……整個蔭道……”

後來在一個晴朗的夏天，主人走來散步了。他脫去帽子，拭去額上的汗，坐在柳樹的樹蔭下面：

他說：“謝謝你的樹蔭，你這好柳樹啊。那許多混蛋的白楊們搖搖擺擺地站在那裏，還不會給我手背大的樹蔭呢。我想把他們一齊砍了下來改種些柳樹”。



因為那天他的心緒恰巧是這樣。

主人去了後，柳樹說：“你們聽見主人讚美我麼？”

最近的白楊說：“天啊！我們聽見他嗎？這完全是謗語！他講起話來好像是一個普通的鄉下人，不過，那當然是娶了一個廚下婢女的結果。這句老生常談的話是再對也沒有的：一

窩裏出不了兩樣的貨色。”

沿蔭道的白楊們都切切私語道：“一窩裏出不了兩樣的貨色……一窩裏的貨……一窩裏的貨……一窩裏的貨……一窩裏的貨……一窩裏的貨。”

在田間小山上的橡樹笑彎了他的枝兒。那野玫瑰，他的野果已經快要變成紅色了，向柳樹點一點頭。

他說：“人在生命中各有他的地位。我們有我們的地位，體面人也有體面人的地位。我是不願意替誰易地而處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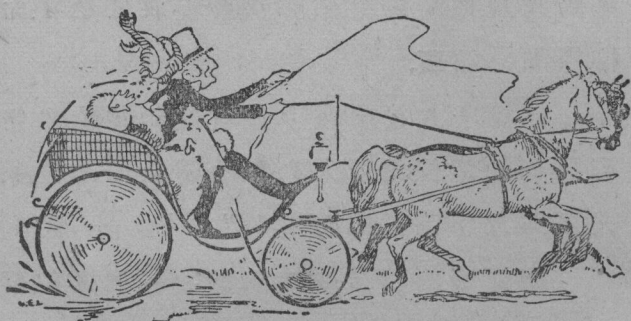
柳樹喟然嘆了一口氣說：“一個人總要滿足他自己的地位才好。”

(四)

幾天熱天過去之後，隨即來了細雨和風。路上因為泥濘的緣故，變得難走了，只有蔭道是乾得很快的，無論雨下得多麼利害。因為白

楊門沒有樹蔭，所以雨一停止，太陽就能立刻射來的。他們也沒有庇風雨的地方，所以風一衝來就把泥潭吹乾了。

主人和他的夫人馳驅而來了。當馬車走到那柳樹站着的地方時，潮濕的泥濺滿了她的新的綢衣服。



“唷！”她說。

“這些髒東西是什麼？”主人說。

坐在車箱上車夫旁邊的守園人用手指指柳樹。

他說：“這就是那個傢伙。他是被種錯了